目　　录

东北义勇军第四十八路军在绥
中的抗日斗争……李玉春（1）

东北抗日救国义勇军第十三
路军始末……王照泮　口述　苑耀辰　整理（10）

参加抗日义勇军第四十八路军
的片断回忆……刘品三　口述　程树堂　整理（18）

我参加抗日义勇军
一年多的情形……杨俊万　口述　彭文彬　李兆信　整理（29）

回忆东北抗日救国义勇军第四十八
路军活动情况……顾永祥　口述　姜富斌　整理（36）

东北抗日义勇军第四十八路第十九旅活动情况
……朱盛田、王惠营、王德先、马岱兴　口述　程树堂、周子林　整理（47）

郑桂林和第四十八路义勇军……何奉生　口述　苑耀辰　整理（58）

我参加东北抗日义勇军的回忆……狄殿一　口述　彭文彬　整理（66）

我参加抗日义勇军的经过……常继源（72）

东北民众抗日救国军与伪满
初期的绥靖政策……徐春荣（76）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抗日义勇军在我家乡…王庆荣、韩启元、李文德口述 程　树　堂、周　子　林整理 (80)
吴金铎二、三事……张士岐 (84)
东北抗日义勇军第四十八路军
抗日活动大事记…… (86)

东北义勇军第四十八路军在绥中的抗日斗争*

李玉春

1931年东北沦陷后，许多东北军爱国将士，为了保卫东北大好河山，免遭日寇蹂躏，在东北各地组织抗日救国武装力量。

四十八路军的组建与发展

1932年1月，原东北军郑桂林①， 带领一百多名骨干力量，出关到绥中西北山区。出关前被北平东北抗日救国会委任为东北抗日第十七路（后改四十八路）义勇军司令。

北平救国会原派他到黑龙江，但他没有去，因他在东北军撤退进关的时候，曾在绥中山区活动过，对于民情民意和地理环境较为熟悉。绥中西北山区，山势崎岖险要，宜攻宜守，有回旋余地。北宁铁路又在南部斜贯东西，是出关进关的咽喉，联系华北的纽带，进退有路，给养接济方便。尤其当地人民身遭涂炭，抗日愿望如火如荼。所以，他一出关就扎在绥中西北山区活动，积极宣传抗日，发动组织义勇军。他常常向人民讲抗日救国道理，慷慨陈词，激发群众的爱国热情。一天，在二道沟村长李秉钧(后为义勇军旅长)家开会，

发动群众参加义勇军。他悲愤激昂地说："蒋介石不但不抗日，还把东北军撤到关里，把东北的大好河山让给日本，咱们就要当亡国奴了，有血性的中国人怎能甘心！当今之计，只要我们自己拿起枪来，团结一致，共同抗日，一定能够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人们被他那强烈的民族自豪精神，感动得泪下如涌。

"死活起来干，不当亡国奴！"人们表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谁有多大力量就出多大力量。"从此点起了抗日烽火。

刘把屯的张耀东、上涝豆沟的刘品三、二道沟的李秉钧、鲍庄子的王怀武、弯土墙的洪永贵、叶家坟的胡景元、瓮泉山的白祥林等，先后参加了义勇军。这些人又靠自己的名望，依亲连友地发展、串联招兵。由于当时他们的声望不同，所招兵员也有多有少。根据他们招收兵员数量分别组编为旅、团、营，任命他们为旅长、团长、营长等职。

郑桂林还到兴城县梨树沟门、青山一带招兵。动员刘明和（即刘祚三，又称座山雕）李世和、王德化、金德荣等人参加义勇军。并劝降了绿林豪客邓云丰（别号大蜂子）带着人马加入义勇军行列。

第四十八路义勇军纪律也很严明。部队每到一处，先让房东查点好柜箱、衣物等东西，然后上锁加封条。队伍开拔后，再让房东检点，有无损失。因此，人民群众都很支持和拥护。

到了1932年4月，第四十八路军已经发展到五千余人。郑桂林、顾永祥等人到北平去汇报时，曾受到各界人士热烈欢迎。救国会还拨给一批被服、弹药等物资。

1933年2月，又将石盘、 王照泮所领导的十三路编进四十八路，队伍发展达到高潮。1933年春季，北平救国会李司令来前线校阅，参加校阅官兵，列成四路纵队，由永安曹家房子一直排到小胡口，三十里地长，一万二千多人，校阅的人整整走了六个钟头，浩浩荡荡，声强力壮。

四十八路编制与武器配备

东北抗日义勇军第四十八路军司令是郑桂林，副司令是吴金铎、李铁铮、邓云丰，参谋长是胡子春，副参谋长王铁梅。总指挥部设在东洼子（今明水公社）任家大院。

司令、副司令经常活动在各旅指挥部。司令部有收发报机一台，并常有人与北平救国会及所属旅联系。

司令部设有军需、参谋等八大处。 下有旅、 团、营、连、排等建制。排以上单位均为三三制。还设侦察、工程、骑兵等直辖营。

第四十八路有步兵、骑兵、炮兵、工兵等兵种。其武器装备除北平救国会拨给的外，一小部分来自民间，动员“大户”买枪支援。对老百姓的枪支是不收缴的。只是动员有枪的群众参加义勇军。绝大部分是战斗中缴获日寇、伪军警等反动武装的战利品。自从1932年冬东洼子大检阅后，枪支弹药配备充足，实力雄厚。

在抗日斗争中的不朽战绩

在广大人民群众、爱国学生和志士的热情支持下，四十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八路军与日寇展开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从1932年1月至1933年4月，在一年零三个月的短时间内，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地发展着，经过无数次的大小战斗，消灭了日寇的有生力量，狠狠打击了日寇侵华的嚣张气焰，充分显示了中华民族不可侮的伟大英雄气概。因而在灿烂光辉的抗日斗争史上，留下不可磨灭的一页。

1932年3月19日，日本强盗侵入绥中不久，郑桂林便领导义勇军攻打绥中县城。在绥中鲍庄子王怀武家召开了会议，研究了作战方案：郑桂林、王怀武率五百人从城西杜家屯攻打绥中车站；胡景元、顾永祥率二百人卡住南门口；张耀东率一百兵力直入西门，监视城里敌人；洪永贵率八十人取东门；还有一支队伍破坏车站以东一段铁路，切断敌人增援的后路。

这天天刚黑，各路人马一齐出动，开入指定地点。半夜时分，敌人正在酣睡中，出其不意地发起进攻，敌人摸不清头脑，象热锅上的蚂蚁乱成一团。有的顾不上穿衣服，光着屁股往外逃命。忽然，从福源昌院内开出两辆坦克，向鱼市冲去，边冲边扫射。督战队长管长春急红了眼，奋不顾身，一跃跳上坦克，不料大腿被敌人挑了一刺刀，忍住剧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往坦克里掷手榴弹。只听“轰”地一声，坦克瘫痪了。后面的坦克见前面的被炸毁，吓得开到沟里去了。这次战斗歼敌三十多人，俘虏敌十七人。

当郑桂林率队伍胜利回到二道岭时，老百姓欢天喜地迎接凯旋归来的队伍，忙着慰劳义勇军，送水做饭……

敌人为了控制义勇军活动，就在四方台安营扎寨，常驻日兵六百多人，妄图堵住四十八路军活动的大门。郑桂林决

定拔掉这颗钉子，于是派人侦察敌人据点。摸清了敌人活动的规律后，就调集全军向背荫章兜进。天一亮就摸了进去，日寇遭到突然袭击，鬼哭狼嚎，不知所措，不得不向绥中退去，这次战斗共歼敌二百多人，钉子终于拔掉了。

5月，副司令邓云丰在三山与日寇激战，打死敌人六十多个，并击落敌机一架。

当时民间曾流传这样一首民谣来赞颂义勇军的英勇杀敌精神：天狗（郑桂林）咬、蜂子（邓云丰）螫，座山雕（刘祚三）打的恶，杨麻子不用说。

为了团结一致，共同抗日，郑桂林所领导的部队，与地方武装尽力减少摩擦。但是地方上的一些土匪、“伙会”不但不抗日，反倒千方百计地阻挠义勇军活动。如曾天弼、唐占奎领导的十八盘“伙会”，有一千二百人。8月15日（中秋节）郑桂林率队准备出击兴城，走到小盘岭，就被曾天弼、唐占奎拦住，不准通过。派人交涉也遭拒绝，激起义勇军官兵的愤怒：“连伙会也治不了，还讲什么抗日！”经研究，派一部分人秘密进村，以点火为号，火光一起战斗即开始，结果把“伙会”打垮，胜利地开往兴城。

义勇军抗日，群众杀鬼子，当时是日有所闻。南平坡团练支凤瑞、刘桂林、支凤荣等杀死日本特务土居本就是一例。

条石沟战斗是一次比较大的战斗，也是日寇蓄谋已久，准备全部消灭义勇军四十八路的一次大扫荡。

1932年7月30日，日寇出动二千多人，从东西包剿。四十八路军第三旅分别占领三个山头；顾永祥指挥的第九旅占领猴山，居高临下，堵住沟口；郑桂林率几个旅在蟠龙沟一带。

战斗打响后，日寇虽然疯狂地攻击，也没打开一个缺口。后来敌人从西边摸上来，义勇军腹背受敌，不能恋战。于是郑司令命令撤退，虽然伤亡五十名战士，但也打死十余个鬼子，还缴洋马七匹，小钢炮三门。

郑桂林不仅英勇善战，也有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迅速撤出阵地后，又率队奔向横河子、马蹄沟一带埋伏。因为这是敌人回师的必经之路。在这里设埋伏专等迎接“凯旋”而归的敌人。果然不出所料，日军得胜回师，洋洋得意顺着马蹄沟折回绥中，当敌行至伏击圈内，突然路旁的火力一齐投向日寇，打得敌人鬼哭狼嚎，抱头鼠窜，四处奔命。只在短时间内就消灭了二十多个鬼子。更有意思的是，一个日军曹长带两个鬼子，在饮马河安迫击炮，准备炮击义勇军，因为吓破了胆，慌慌张张把炮弹装反，结果炮筒炸开，三个鬼子也跟着上了西天。后来日军司令部还为这三个效忠天皇的“英勇战士”立碑“纪念”。

类似这样的战斗数不胜数。如：

1932年旧历3月21日攻打绥中车站；4月9日鲍庄子战斗；4月19日，小胡口战斗；5月11日马家营战斗；5月20日高岭战斗；7月大王庙战斗，9月18日红庙子战斗。1933年1月28日九门口战斗等等。

内部斗争与火并

郑桂林领导的四十八路义勇军，抗日宗旨是明确的。抗日救国，挽救民族危亡，团结群众，一致抗日。但是终因没有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忽视政治思想工作，部队成份复

杂，有农民，有学生，有东北军官兵，有土匪，有地主豪绅……，各有各的动机，结果内部问题不少，出现了叛变投敌和相互火并的事情。

缪质彬是土匪出身，在绥中西北高丽沟一带称王称霸，勒索民财，无恶不作。他看四十八路军日益壮大，名震四方，有利可图，便投机钻营，投奔了郑桂林。改编后他怀有二心，不服从指挥调动，暗中投靠了日本。1932年6月，郑桂林率部队去打兴城，路经他的防地，他不但不欢迎而且横加阻拦，不让通过，还向日寇通风报信。郑桂林洞烛其奸，从兴城作战回来，便召集各旅、团长会议，研究除掉这个民族败类。

会议一致同意，并作了部署。会后把部队开到缪的老窝高丽沟，经过激烈战斗，缪质彬支持不住，逃往绥中，正式卖身投靠，当上了伪团长。

日寇占领绥中县城后，便把触角伸向农村。1932年春末，派蔡化南到大王庙组成警察分局。当时西双山子任喜龄组织一支义勇军，任荣久（外号“大布衫子”）与绿林豪客有联系，也拉一批人，介于“胡子”与义勇军之间。二人合作，打通大王庙分局内部的关系。在一个夜间攻下大王庙分局，活捉蔡化南，由任荣久亲自枪毙。

拿下大王庙分局后，任喜龄自搞一个团，称为“任团”，驻在孤山子。任荣久也拉一部分人组织一个团，两下矛盾很深。有一天，因为一件事，任荣久带着随从到孤山子大骂任喜龄，然后去黄家屯。任喜龄只身携枪潜伏在孤山屯西头残墙断垣之内，一枪将任荣久打下马。当他扬头看时，任荣久的随从又一枪把任喜龄打死。二人火并，致使两个团的队伍星散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了。

杨麻子叫杨振忠，山东人，是四十八路军第五旅旅长。在三山战役打下一架敌机后。曾得到救国会二千元银元的奖赏，他一人独吞。王副官和他有矛盾，就与高参谋合谋，把杨麻子杀死在戏台屯了。

义勇军内部常有大鱼吃小鱼现象。杨午桥的二十二旅力量比较雄厚，而十五旅统带张耀东力量单薄。杨午桥早有吃掉张耀东之意，有一天突然包围张耀东防地——立根台，交火后，张力不支，一部分被缴械，张耀东仅带五十多人突围逃跑了。

四十八路终结

由于“东北抗日救国会”被蒋介石下令解散，第四十八路义勇军失去后援，不得不于1933年3月向关里撤退。部队由花户庄、立根台，进大茅山口。在撤退途中遭到日寇堵截和国民党何柱国部队多次袭击和改编，兵员大大减少。郑桂林只好带着少数官兵去投奔冯玉祥部队。

一支声势浩大的抗日武装，在日寇的枪林弹雨中诞生，本来是大有作为的，谁知竟在蒋介石不抵抗政策中销声匿迹了。它为中华民族立下了一些功劳，是值得赞扬的，但也有深刻教训值得吸取……

1962年7月26日

* 根据刘品三、顾永祥、何奉生等多人材料整理。

注　　释

①郑桂林原名郑兴国，字香庭，１８８９年１２月１５日生于吉林双阳县二道湾子村。祖籍建昌，世代业农。１９１６年从吉林省立师范毕业后，一度作小学教员。１９１９年入北京朝阳大学肄业。１９２３年充吉林李振唐旅军法处少尉副官。１９２８年入东北讲武堂第九期学习。１９３０年毕业，任东北边防军第三旅六百三十七团上尉副官、作战参谋等职。“九·一八”事变后，联络同学友好出关组建义勇军积极抗日。１９３３年10月，郑桂林与方振武、吉鸿昌组织抗日讨蒋军。所部被宋哲元包围缴械后，潜回北平，准备第二次出关抗日。于去长辛店联络东北军中抗日志士时，不幸被国民党宪兵第三团秘密逮捕，以“反蒋和图谋不轨”罪名被杀害于琉璃河附近。时年四十四岁。

东北抗日救国义勇军
第十三路军始末

王照泮　口述
苑耀辰　整理

一　到北平去

我于民国19年（1930年）6月在东北讲武堂毕业，即向讲武堂监督（即校长）张学良要求去保定军官学校深造，张学良当时对我说：“去保定深造当然可以，不过得先留堂服务一年。”我就在该堂担任助教。

第二年“九·一八”事变发生了，辽宁驻军接到张学良传蒋介石的命令：“不抵抗”！讲武堂三千多名师生闻之莫不义愤填膺，又不知何去何从。当时驻北大营的东北军第七旅（旅长王以哲）是模范旅，士兵都有爱国心，他们听到不抵抗的命令不知所措。最后我们讲武堂三千师生会合第七旅统带部（统带吴太训当时不在）共约七千多人，挥泪撤出沈阳。在教务处长王××率领下，打算经东丰、西丰直奔长白山，到山里开辟地区坚持抗日。部队到了沈阳东北五十里旺宾屯，教务处长向大家讲话，说明去长白山的目的意义，要求大家一致行动。但是当时人们思想不一致，只有一部分人向长白山开去，其余则四分五散，各奔前程。我们由沈阳出发，日本飞机一直追到旺宾屯。大概看到我们分散了，才停止了追赶。

原在我班的三十几个学员，都找我询问到哪里去。当时我不愿去长白山，但又觉得无处投奔，最后我就对他们说："咱们去北平找张监督！"大家一致同意。于是我带了这三十多学员绕过皇姑屯，到达马三家车站。在站上我立即拍一电报给北平张学良："我带三十名学员由马三家登车去见副司令"。电报发出后，我找到了站长，交涉车辆。得到的回答是："不停车"。我听了之后怒不可遏，立即将路签和红旗抢来，迫使火车停在马三家车站。我命九名学员去火车头上监视司机，其余人一齐挤上车去。车开之后，日本飞机追我们到新民屯。我们由沈阳出来时每人只带一支步枪，钱一文也没有，三十多人没有吃的，这使我非常发愁。事有凑巧，在火车上遇到粮秣厂厂长叶乃臣，他给了我们几百元钱，使我们渡过了难关，顺利抵达目的地——北平。

二　会见了张学良

第二天早上，车到北平前门车站，张学良派副官来接我们，领我们到了行营。张学良一见到我就拉住我的手说："你没有忘记你的老师，到底来了。"说罢放声大哭。他又说："我有心想不听蒋介石的命令。但那么一来中国就更坏了，没有法子只得听他的，命你们不抵抗。"

我们在北平休息了七、八天，在我们以后不断有讲武堂的师生由东北去北平找张学良。不久讲武堂又在北平恢复（在黄寺），这三十几名学员又入了学，我则留在行营参谋处任职。

China

三　受命组织第十三路义勇军

半个月之后，张学良把我叫去，开门见山地要我出关组织义勇军抗日。我当时不愿接受这个任务，向他提出三点困难：第一，组织义勇军抗日，首先必须号召青壮年参加，而青壮年虽然都有血性，有民族感，有抗日思想，但有家属拖累，要他们从军，恐怕不行。第二，地方保甲是一部分力量，但这部分力量早已被日本笼络去，我们拉不回来。第三，地方土匪可以拉过来抗日，也容易拉过来，但这些土匪不能一心抗日，可能借义勇军之名抢掠百姓。除此三种力量就没有别的了。

张学良听了我的陈述，不禁勃然大怒，大骂说："养兵千日，用兵一时，现在正是国难当头，你身受国家栽培，却贪生怕死不肯为国效力……"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我被迫接受了任务。张学良立即给绥中、兴城、建昌三县县长下一道公文："不日内由讲武堂王照泮出关组织义勇军抗日，你县要给以协助"（此公文由我带三份亲手交与他们）。接着又给了我救国会发的委任状，任命我为东北抗日救国义勇军第十三路军总司令。

1931年11月，我率领四、五个人带着张学良的公文，由北平动身出关，先到绥中县秘密会见了县长温继峤。我送上公文说明来意之后，他说："你奉张副司令之命来组织义勇军抗日，是一种正义行动，我一定帮忙到底。"

温继峤随即召集一些首脑人物开会研究支持组织义勇军的事。参加会议的有当地士绅，商会、农会会长，储蓄会长

张凤阁及警察局长陈某，会议开了两天，大家表示一定支持。会后我回到家乡（现宽邦乡水口），北平救国会又派石盘来协助我①，我和石盘研究之后，即着手进行组织工作。

首先我物色了一些有关系有能力有号召力的人，以及我的亲友同学等，分别任命他们为团长、营长，要他们分头招兵。任命的团长有：绥中东园子梁步瀛（中学同学），鹦鹉沟人缪质彬，建昌大松木沟张佐廷，建昌李昆山，兴城梨树沟门人李恩祥。另任二台子王应武为营长。建昌朱家杖子朱福和是我亲戚，为人忠诚，侠义好武，我任命他为警卫营营长，还有个特务连长王照融，都直属于我。张佐廷与北边土匪素有来往，我叫他去联络，拉来了土匪头“大靴子”，“大同字”，“串地龙”等，他们带有数百人来归，组织成一支不小的队伍，至年末，第十三路军发展到七百多人。分驻在我家乡周围的许多屯子里。

四　立脚未定遭日军袭击

与第十三路义勇军建立的同时，绥中、兴城、建昌各地都有群众揭竿而起，建立义勇军，抗日救国，这种形势深深威胁日军，日军伺机要消灭义勇军。

1932年旧历正月初8，日军终于向我扑来了。

那天正值我娶侄媳，在家里设宴待客。我惟恐出事，把婚事交由别人照应。自己去各处巡查。没料想出了汉奸，东岔沟黄领三已经投日，我尚不知。这天他来参加宴会，半道退出去向日本告密。三个小时之后，日军侦察机一架飞至水口上空，接着来了轰炸机两架，向我驻地投弹，水口屯立即

成了一片火海，全屯的草堆大部起火，牲畜被炸死甚多，我的东西厢房被炸毁，我妻也被炸死。与此同时，日军骑兵分三路出发，一路由绥中出发经高台堡顺公路过宽邦，直指水口。另一路由绥中经牛彦章、大路沟、东西台山、窝棚沟，指向大栗屯、水口。第三路由兴城出发，经碱厂、梨树沟门扑大河西。这三路形成一个包围圈，企图将我第十三路义勇军一网打尽。

日军第一路到宽邦即与我王应武部接触，王应武一面抵抗，一面派人向我告急。

我接到报告之后，急忙将队伍带到西面山上。这时王应武支持不住，也退到水口山上。我将队伍布置开，全部进入掩体隐蔽起来。

日军主力进至南山，距我阵地四、五里，将重机枪架起，向屯里射击，我军凭工事向日军回击。当时我们使用的武器都来自民间，有七九套筒，湖北造，还有土枪、大刀、长矛等，火力甚弱，打不到日军，日军也没有发现我们。日军在飞机和机枪掩护下向屯里发起冲锋，骑兵冲进水口屯，但扑了个空，没有发现义勇军，也不知义勇军的去向，立即退出。兴城一路退回兴城，绥中这部分在大栗屯宿营。

入夜，我集合部队向大栗屯偷袭，但因为火力差，人数少，被日军阻回。次日日军撤回绥中。

我将队伍带到建昌县韩家屯、杨树湾子一带，进行整顿。趁此机会我去北平向张学良报告了工作情况，张学良指示我要打击日本的要害，鼓励我好好干。回来后我派便衣去绥中城里侦探，了解到城里有日军五十名，分住在南门外五家商号里，并知道日本军睡觉时人与枪分开放置，夜里不插

门。根据这些情况我决定夜袭绥中。

五　夜袭绥中

距第一次和日军接触约半个月后，我带领一千多人，奔袭绥中，取道高台堡、二道沟，到凉水泉子宿营。我派人给温县长送一封信，告诉他，今夜零时零分取绥中城，消灭日军，要他安定民心，勿使惊慌。我原想这样做会好些，谁知反倒出了岔子。

原来去送信的那个弟兄毫无经验，他看到城门紧闭进不去城，就向守城门的警察叫门，声称有公文投递，警察要他将函件由门缝投入。他照办了。结果警察将信送给了张凤阁，张在这时已投靠了日本，他得知消息就去报告了日军。日军立即在南门外堆了沙袋掩体，并作了防御的种种部署。

我知道机密已泄露，但不想退，也没有改变战略，仍按原计划进行。我将部队主力分成五组，每组取一个日军驻地，然后全部人马分东西两路向南门外包抄过去。

部队本来都是收编的土匪，缺乏训练，战斗力和纪律性都很差，他们听到进攻命令后，一窝蜂地冲上去。西路冲过了日军驻地到了南门的东面，日军发觉之后，就凭沙袋掩向我军射击。城墙上的警察、保甲也随后开枪，但他们都朝天体打枪。汉奸张凤阁来到城墙上，见此情景，大骂一顿，并夺过一支步枪，向我们射击，警察、保甲等无奈只得把枪口放低向我射击。

我军遭到双层射击，而且火力甚猛，立即支持不住，当时有二人（我叔王有林和张某）中弹身亡，石盘踝骨被打碎。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